



假出來後，一個就到山中，一個前往海裏，一個騰上天空，一個鑽進如湧的人潮，他們急速地向自己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去逃避死神的發現。

隔天的中午時候，管理王城的官吏來向國王報告說：

「有一個年輕的魔術師，死在最熱鬧人潮最擁擠的街道上。」

國王吃了一驚，他暗想：

「死了，多麼快呀！那四人中最年輕的一個，已經死了，那麼其他的三人也一定死了吧！多可憐的魔術師們！」

不偏不巧，一推烏雲正疾走在王城的天空中，忽然從那裏面「撲通！」一個東西恰巧掉落到宮殿前的院子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昨天向國王告假的魔術師中的一個。至此國王非常的驚訝。同一時間近海的

官吏又向國王報告：

「有一個魔術師死在海裏，被波浪打到沙灘上來。」

「四個人，已死去三個人，那麼那躲在深山裏的一個，恐怕也已死在山裏了。」國王這麼想。

最後的這個魔術師，他是認為山中是最安全的地方的。

國王越想越為四個魔術師的不幸遭遇感到可憐，他吩咐手下人說：

「好好的把這不幸的四個魔術師們埋葬了吧！」

然後，他帶了他的侍衛到釋迦佛陀所住的地方去，他告訴佛陀，四個魔術師的不幸遭遇。

許久，佛陀靜聽着國王的敘述，過了些時，佛陀慢慢的說道：

「那的確很可憐，可是，要知

道，在世間上就是一個最偉大的人，也是無法從死裡逃脫的，四個魔術師任他們有藏到海裏和深山，騰上高空雲層中，鑽入如泉湧的人潮裏的躲藏本能，但沒有一條是真能從死裡把他們解救出來的路，為什麼？因為只要是在這世間上有生命的人，無不有死！死，面對它不懼怕的人，唯有知道修行，知道安排死後去處的人，和知道行善、利人的

心地是清白無罣礙的，隨時隨地他都可以很自由無礙地死去。畏懼死的人，便是平時對死後去處沒有安排的人。有生就有死，沒有一個人是不會死的，不過是遲早的差異：。

國王聽了佛陀的開示後，細心地回味着語中的意旨，於是他的心中，漸漸的明白了；四個魔術師那樣畏懼死的原因。

上期本刊提前出版，本期也提早一點發刊，但是忘記了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，結果時間不够支配，只得照常了。

一個佛教中學哩。本期中一篇「病苦是求生淨土的因緣」講稿，是宣師在癡瘋院棲遯精舍所講，由如萍居士筆記。

編者的話

這期值得一讀的佳作頗多，如「尼泊爾大會紀要」一文，是每一個讀者所關心的報導文字。其中說到一位印度教外道安巴克先生領了五萬人皈依佛教的一節，令人想起了釋尊當年感化外道的許多紀事，我相信安巴克先生決不是一個平凡的人物，他一定是乘願再來的菩薩，也許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！

可惜得很，當他出席大會講演後的幾天，就示圓寂，否則印度的外道，不難全部歸投佛教的。（詳細的報導請讀本期國際佛教動態和摩訶菩提學會的來函，都載有關於這事的報導）。

道宣法師是一位戒律精嚴的青年比丘，現主持高雄佛教蓮社，遷擬在岡山新建出家眾蓮社一所，他在南部的法緣很好，辦佛事具大無畏精神，聽說他的連友們正策劃辦

「評九龍空中攝影彌勒像事」一文，正知卓見，破除一般佛徒好奇務怪的心理，頗有價值。

阿難陀法師在宣講念佛會的講稿，我們請龔谷居士譯成中文，與英文稿同時刊出，難陀法師極力稱贊東方文化也就是佛教文化，他更說：「當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對壘時，佛教猶如一條帶子，能將大家連結起來」。最後他又強調：「當全世界的人們共同企望和平時，我們必須找出一條沒有侵略，仇恨、惡意思想的路」。換句話說，帝俄的侵略思想存在一天，全世界就不必希望和平的降臨。所以真正的澈底的和平，是必須驅走這些侵略、仇恨的惡意思想的。

本期因為稿擠，不得已佛陀的十大弟子小傳和其餘幾篇大作，暫留在下期發表，謹向作者致歉！